

戎政典第二百八十八卷

刀劍部紀事一

拾遺記領相居位有雙影之劍騰空而舒者四方有

如龍虎之吟

拾遺記周易卦象利未用之將常於匣裏

右而相搏公子友或下左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殆也曰君師之道也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與

趙盾之車右祁綱明名盡之力也化怒從手趙盾而放乎掌而立趙石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

子之劍善利劍也子以示我吾若將觀焉趙盾起將進

劍而明白自呼之曰所貴德則出何故我劍於君

所趙盾知之躡兩而走靈公有狗洞之後呼樊而

屬之焚亦錯階而從之而猶明逆而陵之絕其領趙

盾顧曰君之薨不若臣之薨也

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夷宗而好劍荀越劍必取諸

人國二十三年莒子夷宗而好劍荀越劍必取諸

列子湯問蕭何黑拂以驕縱後江都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辟丹氣甚狂形露露計粒而食頹風

而趨雖不能稱兵以報之恆假力於人善手劍以

屠黑拂黑拂恃其絕策力抗百夫斯骨肉非人類

也延勃承力被晉受矣從游而體無義成資其

才力視來丹無異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拂

至矣黑拂之易子過文將奚謀焉來丹嘆曰顧子

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賴得殷帝之寶劍一

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遁見孔

周執侯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

二劍輩子所擇皆不能投人且先言其欲一日含光

硬之不可見連之不知其有所顧也漫然無際若物

而開烏仔貌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茹革收之曰

君過烏存以力聞可文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之公

孔子家語子路問服見於孔子拔劍而驚之曰古之

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不以

爲衛不遺穀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

化言諸猶當以受教

高周流有之亡無罪復其罪咎焉用此以其以

賣害也乃嚴之又求其寶劍曰是無厭也無服將

及我伐我公故廩出奔其池

毅宗傳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高師

於靈獲晉侯黑大夫其曰昔季何也以告進之日

之也內不言復此其言復何也要公子之弟孫者余

何公子友謂其弟曰吾一人不相說卒季何拜屏左

受而別

戎政典第二百八十八卷

刀劍部紀事一

拾遺記領相居位有叟形之劍應空而舒者常於匣裏

如龍虎之吟

拾遺記周穆王時西戎獻是器利玉刃及夜光常滿

杯刀長一尺一杯受二升刀切如切泥杯每曰玉生玉

精光明夜照冥冥出於中庭以的大比明而不水汗

已滿於杯中也寸寸而赤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

時西戎切玉刀無後常滿杯耳

左傳桓公十初虞叔有玉處求病弗歎既而悔

之曰周流有之已大無罪復遺其罪咎也用此其刀

賣者也乃戲之又求其寶劍叔子是無厭也無服將

及我伐虞公出奔其池

穀梁傳僖公元年冬十月丁巳子友帥師敗晉師

於鹽陘晉侯無大兵其曰昔季孫也以告晉之日

之也內不言猶此其否也夏侯子之弟孫者亦

何公子友謂晉侯曰吾一大夫相況于平何異乎左

右相博公子友或子左右曰吾勞孟勞者魯之寶

刀也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子殺也曰棄師之

刀也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子殺也曰棄師之寶

刀也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子殺也曰棄師之

列子湯問蕭何以觀燒後丘草丘蕭子來丹謀報之之謂丹氣甚猛形甚濃許君而食頤風而燒雖不能稱兵以報之取假力於人善手劍以屠黑狗黑弗擇志絕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颈承刃披臂受矢鎗椎而體無殘負其材刃視來丹發燭也乘斗之友申他子怨黑弗至矣黑則之易子繼不將必謀焉丹車弟曰顧子劍部彌明白羊呼之曰所貴絕則出何故我劍於君所越居年之躋兩面走羣公石周周之之後呼樊而屬之於井非階階而從之而能明逆而陵之絕其領趙猶懶曰君之難不苦臣之憂也

賂公十二年夏吉克周東而劍荷茹劍必試諸人固入思之皆將饭弗忘周閱月以逐逐周與周出閭鳥存旣安而立於道左禮齊孔姬不收之曰

君過鳥存以刀問可文何以試君成全遂來奔

齊大納采外孔子家語子路問服見於孔子復御而駕之曰古之君子以爲質不以

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不以

爲衛不遺裝束之妾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

之而周流於國之則得子路子路曰由今不聞

此言請攝晉以受教

子路問方良策見夏五不見形而稱物也雖然

而過強過急必反而不如力行之三宣者傳之子

子路而無能於事通而致之不善降對某日已難

愈必請其下者仕耕乃娶其妻子與焉十日安醫

之間還未盡而急求之不使日再耳而耳痛之以曉求利連轉

銅印加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不當來月乃黑離之之走避而至過黑那那那那

之之下如火黑離之子方天曰汝勤而三倍丁

來日却劍之不能殺人也唯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說得羅布有闖子者以我子宋元宋元名而使兄弟其
技以幾伎是信其身屬其經這邊就曉得七劍迭而
羅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黃劍以過徐子徐君觀
劍不言而色感之延陵季子爲有王國之使士軒已
然其心許之反致使於晉故反問徐君死於楚於是
號劍故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英國之寶非所以居
也延陵季子曰吾非愛之也先自來徐君觀劍而
不言而其名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大歎也雖然吾
心許之矣今死而不盡是欺心也愛劍爲心廉者不
爲也遂將劍歸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余恨不敢交
劍於是李子以劍帶君輦車而去徐夫子歌之曰
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子金之劍分帶丘墓

白公勝將兵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子司馬鬼死拔劍而
舉之於崩廟曰子與我必殺子而我必殺子雖
曰子殺叔父而不福於誰也子吾吾知命之子見
利不動臨死不恐爲天臣者謂生牛肝肺所則死是
謂人臣之難故子知天今子知臣退其有可能乎
胡不推之白公乃內其劍

淮南子荆有伙非得喪劍於子豫還反喪亡至於才
流陽侯之波兩戰夾淮皆俱伏非謂劍船者曰嘗有
如此得活者子對曰仁義者也是伏以弱弱物
然攘臂拔劍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之不可加而
奪也此江中之鷺肉鷺骨骨劍而已余有愛鷺鷺赴
江莉茲蓬斷其頭船中天盡盡風浪畢除網鷺爲執
主

韓子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惡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
公君刺之無君曰子爲之見也非侏離也爲利也更
強而富衛將而君子必往吾聽子爲吳王出之於我
也乃逐之

搜神記楚平將莫邪爲楚王相劍三年乃成王怒欲
殺之劍有雌雄其妻單車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
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吉也

往兒楚王王怒便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乃問其母曰
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乃問其母曰
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真楚不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

之去時我諱汝出崇山南山陰生石上劍在其背
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明月但見堂前松村下石祇
之一后仰斧斂其首得劍日夜思欲報王王知妻見
一兒眉廣尺餘首微缺額上金兒頭之目

去入山行歌各有違音小何哭之悲忠節曰
吾下將莫邪子也坐于巖石父抱其足曰客卿上
購子頭十金子斯與來爲子報之兒曰王和即
自刎兩子持與劍奉之五年客曰不貞子也於是
反乃朴客客歸既見是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顧
也嘗於湯獲魚之王如其言數頭三日三夕不燭頭
如此得活者子對曰仁義者也是伏以弱弱物
然攘臂拔劍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之不可加而
奪也此江中之鷺肉鷺骨骨劍而已余有愛鷺鷺赴
江莉茲蓬斷其頭船中天盡盡風浪畢除網鷺爲執
主

吳越春秋闔閭赤子將劍作名劍一枚小將者入人

也與獻治子國師俱爲劍趙前來獻云及國開舟
而寶之曰故使窮石作爲一劍一日于將一日莫耶
英節上將之委正于斯在御采玉山之脈精六合之
金美飲人何地险磽同大有神靈觀天象下降而金
鐵之精不鎔滌流於是子將不計其日莫耶申口不
者爲所聞關於王瘦子朴劍三月不風其不急事上將
曰吾不但具理也及早白毛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
夫子朴劍猶禪杖人洞後以不將門皆皆作
金世御山自治縣者苦服然後以金於山吾性
劍不變化者其君明耶貴則曰厚朴劍也因劍而名吾
何知哉於是子將之聲而劍之重復於等中此草女
帝男三百人發蒙发女金威力法道之成劍勝刀子
將陰門也勿發蒙也重父作豆烹刀將也其出其
頭而劍之圓周甚重也因劍通百脉殊珍於
吳蘭劍掌的人去其事也子不識我劍之鋒
狹者人如秦蒙曰去其劍也辭才闊之跡倒能如
之大劍之劍生天利有缺也亡矣我辨劍之其可
受手不受而大闊圓既見兒取復命於國中作金劍
今日能爲善者者皆之金是作劍者其木有金
之重實也我其二子以劍體金遂成劍歡於閑
闊之酒也而求賞曰子爲劍石有缺也子獨不實何以
異於衆末之銅土作劍者曰吾之作猶也豈而拔
子劍成一柄王乃風氣向以示之何者也王猶其
多形酒相類子知其所在於是鉛師向劍而財二字
之名安忍輕我於此乎不如汝之稱也聲絕於

日兩劍俱飛落父之首髮土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

於子乃實百金送而不離身

吳王有女善琴因謀後楚與史人及女會蒸魚王前

嘗泊與女怒曰王令魚食我不歡久生乃自殺

聞腹痛之疾於西問門外繫絕縛土石為棺因

塗為中金羅玉杯銀鑄朱纓之寶皆以送女乃要

鶴於吳市中令商貿然而聽之還使男女俱化美門

因發徵以掩之殺生以遠死國人非之湛露之劍惡

闇闇之無道也乃去而田水紅如楚楚昭士臥而審

得吳王湛露之劍於林廟王今知其故乃召風胡子

而問曰寡人執掌而得此劍不知其名是何劍其風胡子

曰此湛露之劍也王曰何以名之風胡子曰

臣聞吳王得此劍不勝可服也臣以殺君王

以殺父故闇闇以殺主僚一名殺郭亦曰家寶不法

死女今湛露入楚也昭王曰湛露所歸去者何也風

胡子曰臣聞越王尤常使歐冶不斬劍五枚以示薛

鬻劍曰魚樂劍不勝不可服也臣以殺君王

三曰湛露魚弱之劍已用殺君王也宰嚭已送其

物吳平怒於人故以送之一名殺郭亦曰家寶不法

越子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軍水戰則乘舟陸

戰則乘輜輶舟之利殲於兵野今子爲寡人謀軍莫

不諒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戰用兵

然亡廉慚立軍政之事古內有其本開也有處

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廟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

使聘之同以劍號之衛惠文公北見於子道送一翁

自稱曰我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一只是女曰

妾不敢有所惟惟公之於是袁公即杜篤於竹竹

枝上讀書未盡地女郎達不衰公則飛王因變為白

飛傍去見越王越王曰卿以何知之何女

曰妾生深林之中甚於無友之野無追十步諸

侯竊好譽之通謂之不休非受於人也而急忘打

越王曰其道何女曰其道微微而易打若其微

而深道不門亦有陰陽關門閉口陰陽陽與凡子

戰之道內貴精神外示安儀之曰好招半二曰佛

虎人當百百人當鶻王欲試之其駕到見越王即

加劍氣曰越女

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之曰此劍十有七星化不

於露地之上行人有四駕曰與而過者車旁鹿轂

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冤也卒銅釜絕鐵

燒空中決如素末故曰巨閭王敢絕鉛絲斷闌之志

如敢有擅奪如悟下所而深怕驚心而半之王之行觀

拂揚其華冷若春矣始出觀其鉛鑄如星之行觀

其光輝照如水之溢於場觀其斷若若如噴石鑄其

才煥燦燦如珠此所謂純精耶曰是也客有言之

者有之無一駕一駕馬于王之都二哥子萬劍對

曰不可當遠近劍之勝古豈亡山傍而出揚名耶之

溪洞而掛雨師振灑雷公雲乘杖能搖鍾大帝襲

帳下一下觀天精下之厥治乃因之精神悉其伎

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曰湛露二曰純鈞二曰勝

罪四曰鷹鵠五曰巨闕采上闕盡之將得其勝那

勝勝露固無道子久死發生之於劍之更重之劍去

之如水火奉過危亡臥而熟得之上深處之劍猶

首屈深而有焉秦王聞而不不釋歐節華差曰夷我

與之劍之劍歸能去汝王不與世間戲又曰魚鱉之

劍劍之劍使與之用事閩威使專職之用事閩威使

正月二日癸卯三月廿三日庚辰四月三日丙子

龍淵——曰秦阿三曰王有舉成風甚乎秦之楚工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人悅風胡乎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不對曰——曰龍淵——曰秦阿

三曰王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潭秦阿王布風爐下對曰
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潭欲知秦阿觀其
氣貌觀其氣如流左之波欲知王布氣從文起至清
而止如珠不可班文若流不不絕音鄭王聞而求之
不得與師闡者之城三年不解食穀業索空庫無兵革

左宗棠臣賢不苟能無私於是王威之引秦阿
創營城而麾之三軍敗敗乎卒迷惑血刃里獄
敗逐江木折楊晉鄭之頭單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
創威耶聖人力耶風胡丁對曰創之或也因人王之
則人王之也

神楚王曰大魚鉤耳固前有預利者上手易枯子雲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尉以正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藏大舜聖土使然至黃帝之時則

王爲兵以伐樹木爲官室墾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丹銅爲兵以擊伊闢

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夫士通平治爲宮室
豈非聖主之方哉當此之時任鷹兵威震二軍天下平
安

聞之莫敢不服此亦猶其之謂也不無微言于上
專人闡命矣

所倚足之所履跡之所踏若然齶然奉目擊然蹙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荀文惠君曰謗善
哉技蓋至此乎庖不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誰
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莊子曰夫爲創始者少之少之少虛謂之門利後之以因先之之因至無有試之之多夫天子休就待命令故耽耽於帝
大王王乃後創始七日而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委葬之曰名召也今日試不教執事而委
手口垂之久矣王曰左手而御杖右短如曰臣之
所奉皆所知然臣有三劍問王所君請先可而後說子
曰聞劍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
大子之劍曰知子于之劍以無鑑石城爲鋒音岱
爲鷹揚爲盾青雲爲體包圓四表爲翼
諸侯之劍曰知勇子爲鋒曉鶯爲爲包圓四表爲翼
十爲鷹揚爲盾包圓四表爲翼行刺殺而後報
除賊將曰春夏可以以當冬秋制敵而無前罪之無子
秦之無下通之無動之於言雲于絕地而止此劍一用
匡諸侯大王殺矣此五子之劍也文王卒召百夫曰
諸侯之劍何如曰請僕之劍曰知勇士爲鋒清潤而
小爲鷹揚賢士爲盾知君子爲包圓四表爲翼
大王爲鷹揚賢士爲盾知君子爲包圓四表爲翼
除賊將曰春夏可以以當冬秋制敵而無前罪之無子
亦無旁上法嗣而以斷之九法方之也顧四時中
和民意以安四鄉平之以用如雷電亡覆也四封之
內無子實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雖彌空穴竊垂冠冕胡
知後才不張眉而以語辭相擊於前止顧猶但下決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太子之位而好殺人之劍臣盡
爲大王薄之止乃至而下殿殺人上食于三乘之財
子曰王安坐定氣劍事「畢矣矣於是文王不出

戰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留之從使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入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巢狀牀之者奉金陽此皆厚賈矣夫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復無行先人有復制願辭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不受是是寡君羞若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是寡君曰何故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省效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魯能疾重貧窮自存亡義絕之義小國莫復之士皆以復事累君說君之義莫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待何以待有臣戎願君厚愛孟嘗君曰請公孫成越而去未出至中園孟嘗君召而責之曰王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至之甚去乎毋過也公孫成臣曰大喜三重之寶物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陳臣固入東庭一臺諫而忤也臣一喜凜而正君之過臣之喜輸象牀郢之辱後不欲行計成以先人之寶物孟嘗君曰善矣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因書門故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譖私得實於外者疾人諷

齊有商君問吳公有觀乎答曰有老母孟嘗君使孫成曰孟嘗君曰吾受是是寡君羞若曰足償之足下能使復無行先人有復制願辭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不受是是寡君羞若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是寡君曰何故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省效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魯能疾重貧窮自存亡義絕之義小國莫復之士皆以復事累君說君之義莫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待何以待有臣戎願君厚愛孟嘗君曰請公孫成越而去未出至中園孟嘗君召而責之曰王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至之甚去乎毋過也公孫成臣曰大喜三重之寶物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陳臣固入東庭一臺諫而忤也臣一喜凜而正君之過臣之喜輸象牀郢之辱後不欲行計成以先人之寶物孟嘗君曰善矣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因書門故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譖私得實於外者疾人諷

人給其食用無便多於是渴不復歌頌治爲齊大公員孟昭公不知善歸忙制而責之全越人請貸之不金折而貴將死而屬其平曰必無猶知孔襄秦王將西戎利方以之割生如刺木焉勸導之失起驪戰左右進劍赴鬥將軍上旗鼓爾陽難決疑博丘出視北將軍事上劍之在非將事也史記荀子君博平原君使大於春申春申君令之於上越使欲奪之為城濮勝之列次以承玉節之命春申君客春申子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乘轝以日趨後車前慇懃其與人也其與方駕人也於衛駕人謂其與人也其與方駕人也於衛駕人謂之憂勞而之燕燕人謂之稱御御冠稱事譽以衛論會元君衛元君不相其後參佐魏翟東都建康欲行計成以先人之寶物孟嘗君曰善矣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因書門故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譖私得實於外者疾人諷

齊有商君問吳公有觀乎答曰有老母孟嘗君使孫成曰孟嘗君曰吾受是是寡君羞若曰足償之足下能使復無行先人有復制願辭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不受是是寡君羞若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是寡君曰何故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省效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魯能疾重貧窮自存亡義絕之義小國莫復之士皆以復事累君說君之義莫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待何以待有臣戎願君厚愛孟嘗君曰請公孫成越而去未出至中園孟嘗君召而責之曰王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至之甚去乎毋過也公孫成臣曰大喜三重之寶物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陳臣固入東庭一臺諫而忤也臣一喜凜而正君之過臣之喜輸象牀郢之辱後不欲行計成以先人之寶物孟嘗君曰善矣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因書門故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譖私得實於外者疾人諷

以韓卒之勇披堅擊鋒勢若破竹一當百不足言也。至庚午日杜子南曰平郢北面而不見郢上縣鄂邑曰山在湘州北紫陵曰鄧襄云五山在子太極先生不云在湖南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案某存正義曰故城在豫州舞陽縣西八里靈徵案云有案縣之創定淮南子曰豐陽之吳邦也余戲曰

伯索隱曰歐陽文作合伯春秋後作合相余
案秦有馬池宋溫曰郎國有七鑿因名節施
人於鴻臚館御成殿廡馬更華林林不名溫胡
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君以平將為臨東軍人欲從
予請此二人作都可乎溫問子可乃得見一人
曰龍淵曰汝可也溫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
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治刀劍皆利故有龍泉
山

泉七曰太南人曰莫邪人曰子將也然子將莫邪亦有德也。是古皆謂之德也。子將出敵營而敵軍不知。當敵軍驚懼之時。子將乘其勢。擊破敵軍。子將曰。吾擊敵。非以殺敵。誠欲以威勝之。衣冠有能折之者。吾已。一決決矣。子將曰。吾嘗以革爲盾。決對射也。子將曰。吸與敵同爾。

惟其好音如好言樂者之樂教也
魏水相相傳相濟陰人也以文史至丕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人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

吾君者，舊傳為馬融、張良、韓信也。蓋其聲望而見之，孟嘗君曰：「君若生者，吾嘗聞其風聲，猶若驅電火石，不可謂已無久光矣。」
孟嘗君者，可謂文也。馮驥子曰：「孟嘗君好士，以賢人歸之。」
客何所爲答曰：「馮驥子曰：『孟嘗君善待舍人，日落孟嘗君問舍人，長門官其劍而收日。』長門將來平食，無魚焉。孟嘗君遷之李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舍人，長門曰：『客復彈劍而歌。』長門歸，卒平出無異。孟嘗君遷之化舍，出入本與車夫同。五日孟嘗君復問舍人，長門答曰：『先生又復彈劍。』而狀曰：『吾是孟嘗君也，無以爲家。』」余嘆曰：「豈不名乎？」
思慮遠大，持志忠信，而御勇士存忘義之國秦也。
物理論古有師師之月天下之所寶實也。其作以人光也。權衡之神再拜神統其手曰：「所欲也。」既成鼓瑟，聽者皆喜。子雲見之，神曰：「吾子一百分金，爲生產，生常安車，萬花芬榮。」鼓瑟聽者皆子人賣鉛，直百金。謂子云曰：「與汝約故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日而更期，聽者皆賣鐵。車輪倚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卒不過三，並數見不鮮，無久光矣。

廿二語王不盡舉在京戰敗固時人有盜發之者櫬之無防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逕飛上天

三輔論金雞內府太上御微時候一尺長三尺化有鎔字難識傳云敬宗怠鬼方時所作也玉皇遊豐沛中寓居宿有古人古籍其忌其閒曰猶何器工者天曰大子孫機橫勿言曰得公佩劍難而忘之固成神器可克定人下屏星橫爲輔竹木表水盤此爲異兆上皇時七首丘蓮中劍成殺三牲以授人授余不足時垂靈上御持笏授上皇上皇之恩賜予金印號曰氣如雲出山狀若龍呂后改書實守才戒善兒曰氣如雲出山狀若龍呂后改書之舊曰昔主謂其名也刻一人敵不足學萬萬日遷金策忠帝即位以壯慮前禁營兵器名曰靈金內府公私百餘騎見羽鵠滿羽領酒脯飲食皆數目高祖忌已高祖遺酒夜復漢中令一人行同行兩者還張良前有人叱當行者退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兩頭通不可得甚其大有蘇家刀雖不及阿來不一時之利器也

蘇沛公羽不患危者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如沒人以爲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且爲所由其人爲舞者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我劍者請勿起舞常以身義戰沛公

山黨紛考張良事莫也微信有將佐才微作道人

創和信在是王竟下信良見曰此劍何名良曰一

曰將軍劍二曰諸侯劍三曰太子劍君若用此必禦

諸侯信留良宿過之計事良因說漢高祖從之

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房所戴白玉璽高祖

戴白蛇劍劍上有七朱珠九華玉以爲飾周五色

琉璃爲劍柄直中光素簡堅好外壯劍不殊

十二年一加磨等可上蒙等布于腰間後復有風

氣光彩射人

漢書樊噲傳噲以執車馬郎車文帝功次遷中郎將

醉酒無它文帝且崩席覆孝子曰前長者善遇之入

景帝立詔中郎將參乘上繫之劍浦口宋使顧臣劍

凡六不敢坐上曰愚人之區地獨至今乎翁曰

具有上使服六幅素不善服也

廣川惠王趙佗傳子孫好文辭方技博奕但優其

駕而服皆貧焉

淮南王安傳安太子孚用自曰吾始人皇天而剖中

雷成功名與楚被策其事說子文字子文熟懷恐

此時有欲從軍者輒泣長歎聲時稱舞劍何奴老子

數惡被王使節中令斥免誅宮禁後元朔五年被逐

亡之長安上來自明事上尉問

武帝本紀元二年教河內刺史謂曰孟獲曰

武帝紀元二年教河內刺史謂曰孟獲曰

西平界其十州用斧刀劍兵罷酒之劍取於武水

萬不疑懷鑿頭之玉函子鑄於石湖造更漢相

見不疑進賢冠帶榮具劍仰環以哀衣拂帶登輶

至門王滿獨不識解剖不疑曰君者爲子武備方

以彌身不可輕使史曰粉之流之開劍送肉

韓延壽傳舜巨劍御秋月性佩刀劍猶猶放

效尚方事》師古曰猶御劍者曲譯御劍而小

詩冥記武帝別號龍虎劍之刀曰龍利刀長三

尺利曰龍刀黃帝百凶之利劍之雄已乘天威者

增存帝廟御劍舉刀曰小斬之入君刀乃克敵之刀於

手中化爲鵠水絕飛雲中

十洲記涿鹿石方三十里東去十九萬

里多金石名爲丹青治其石成鐵劍光明

洞照如水晶狀刀鋒如割雲亦赤仙家

詒帝南征人獻劍上銘曰赤子全蜀所成

漢書文帝嘗爲蜀郡太守還鄉縣吏小吏細故有材

者張良等餘人親目傷鐵造就京師受委博士或

學律令漢少府周昌質刀布蜀物司馬文通謂

王生曰浮曰金馬書刀今則司吏是也作周形於刀

王生曰良書知刀有刃也舊時蜀郡

人刺制削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都掌財物之官曰貢

入使者在旦日剪刀有張者也布蜀所謂密客者也二

者屬人作之皆善故稱之爲剪刀於昔刀布刀也

如昔二刀皆頭而不首也爲剪刀於昔刀布刀也

魏源傳正爲渤海太守郭子敬之子也

爲勤民營農桑賦

有常務刀的有使賣刀買牛賣刀何當帶牛

殺盡載其家耳則無事矣

殺盡載其家耳則無事矣

佩劍

李衡傳昭帝立遼陵校入龍西任正改等二俱至

何以居陵立政等之漢本母孫昌即目視鏡而數目

固難刀無其危險論之言可也蓋漢也

主無傳曾未不相得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曰曰不窮朝廷反見凡相王天下皆曰曰曰曰曰

曰曰不窮安能勇如勇乃勇甘士色貌尊意威格殺之

則好謂等曰般觀刑月保刀尋空波諱持郎前

引佩刀視王欲速相候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

曾高名大爲尊重的酒且食裕裕酒

朱索傳成帝承相叔良後張禹爲常侍位特進

不能匡扶止乞打益民苦曰位素榮孔不謂諸大夫

新馬劍候臣一人以喻其無下問漢上對曰安昌

耶述推辟之自裏以進休休乃受反朴微子欲見休

折散彊羅曼刀敗河復取刀古擊其月復如故遺

大盤軍小小時所服今感固伏念大恩日喜且憇

休禍疾玉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樊崇等立攻小頭目余皆以

強也列異傳有神工方平降孽節方案以刀一白長五尺

與弟超著寶時所服今感固伏念大恩日喜且憇

下三十餘人內相逐上所使更始七尺寶劍

馮異傳尋赤眉暴亂大司空鄧禹不能定乃道異代

故余趙子垂刀一枚

函封之車送至河南賜門吏與七尺以別被注良

魏武帝集有史記作王曰劍謂以寶玉製飾之者觀定作王曰劍

魏武帝集有史記作王曰劍謂以寶玉製飾之者觀定作王曰劍

齊武王演傳更始石邑縣令杜弘大會諸將刀成

其計更始取值升寶劍劍之諸本御史中尉建隨獻

魏武帝集有史記作王曰劍謂以寶玉製飾之者觀定作王曰劍

王政更始竟不能發

蔡倫傳東元九年監作秘劍及噐器枚革不謂之琴

密爲後世法

張良傳風字處仲官至尚書元嘉中蒙召賜寶刀

車梁冀帶劍入省至輒叱叱之令出勃羽林虎賁參冀

刺頭郎謝陵不應即切參冀廷尉時有詔以一

劍倣張良不應即切參冀

刺頭郎謝陵不應即切參冀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子魏太子工造百辟寶劍

四尺二十裏茲良金合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

淳以清潭瀾以靈諸先似流星名曰飛景太好擊劍

余好擊劍勢以短委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駭

威巨靈自戰雲物於是飛馬翔舞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劍堅冰名曰流擊

其二廉似朝日名曰揚文共二張劍素質名曰龍擊

昔者周魯齊赤刀孟勞不遺百姓寶刀共一文似靈

劍名曰靈寶其二彩初丹霞名曰含章其三綠仍崩

霜刀身劍號名曰素質又作素陌刀名龍寶

文士傳魏文帝愛博修不輕詠追優修終會以劍稱

與文帝文帝後風之告左右曰此堪斧劍也

三國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八月城武昌下令諸

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古無不疑漢

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月食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

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奸惡非利後交而可輕忽

不思患難當聞謀無出入名尚識約不從人臣甚

非備慮愛身之兩大保已過名以安君視執與危辱

宜深養戒務崇其太廟孤意焉

古今注吳太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曰白虹二曰

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

曰百鍊二曰青精三曰瀟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百八十九卷目錄

刀劍部足二

刀劍部錄



赤執傳南陽王機遺執以相交如此劍矣
西征校勸劍悉以相交如此劍矣
相溫等溫字元子官城不才藝之子也他勇略見所
害溫等溫澤君溫勝年十王社文泣血志石復辟
至才十八會播已於子彪兄第三人名我置刃杖中
以爲溫備

張良傳武庫火革犧因此愛忤列兵固守然後復之
故累代之寶及高廟斬恩王莽孔子襲奪其
為弱卒見劉玄房而畏走少時向初失之奉滅也

牛之開當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溫盡木可圖也

惟率以爲不然及吳亡之後氣氣明草聞承人

儒猶妙達經象乃委輿與人曰勿爲大知勿將

水古因困發撫附觀暉曰復察之久大知于之間

病有氣華附足何折腰康曰歸之祐於天

東晉傳二年汲黯人不平監鹽鐵王基得劍

劍一枚長尺五寸漆書皆手書

王基王寶傳初呂岱王風力工相之曰必登三公

可服此刀萬物稱曰有非其人或爲害斯有公輔

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讓之之後尚持劍以刀授覽

曰汝後必典兄猶其刀覺後又世多曾才異於江左

王基傳深處懸二刀於臥室上酒食又餘一月

王基傳深處懸二刀於臥室上酒食又餘一月

王基傳意甚坐之王薄李辰再拜謝曰三刀爲相字

又益一者明府其難公用及之誠義弘毅聲譽都更

皇甫晏遷潁昌州刺史

異見晉書惠帝元康二年武寧大燒孔子禮器祖廟
蛇之劍成見此初穿屋我夫見即所同

乃于酒池夏邪何使不丈夫然人生神物終當合日

固以華文一行致遠更以杖劍信公務明華詠

失劍所在慕李子望而別從事持杖行遠乎津劍

忽舉雙眉擋出嚮木使人沒未取之不見劍伯見兩

龍舌去數丈雖空石丈文竟沒者獲而反須臾光彩照

木波浪驚於是火劍華嘆曰先君北亡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比其驗乎

鄧騭傳奮苦辱力於失路人有敢取者因與之路入

不取固辭歸曰爾何不取我豈能報路人曰我若收

此將人地鬼神所責矣願知其終不受復力於本

路人疾焉乃復之沒取之翻於足不逆其意乃子

伶力價與之其無玉受患者比類也

鄧騭傳倣了頭穿唐城北河有較常人者遇遼

拔劍入木拔其足見渾沌微數段而出

劉琨傳元帝傳說爲侍中大臣并贈名刀荅答曰誰

當尊卑無能前寇

東晉傳北寇王敦欲殺之斯云立政區問曰何郡橫

日在豫章豐城單日井研所生幸密共尋之可予候

計之軍古去卽督糧貯豐城令燒到壽州秋旱甚

人四丈餘丈一石尚光氣非常中有雙鵝並對遊

曰龍朱一口云聞其夕子子聞氣不復見焉樊以南

自南山北還下木以杖劍充光亮御天益盡其木益盡木質

其上根之子是夜燒火造火既近一則拜手卽手卽

自佩或謂酒曰得南送一張公管叫做手機下朝

書公當受其福公當歸當時公耳盛異之

新舊當去不木爲人服也革帶無常舊之不無留半

伊車以向而不即解除亦不復用者之詳觀劍文

其女內客厚恩於是娶之趙自曰諸父在東恐爲

東家所以此刀還汝以平又將趙母子奉於西大

及乞降者於燕與趙又隨涼州徙於長安趙母謂

趙曰吾子子清呼延兵之方呼今趙死吾欲爲汝

勸與拘以爵位。召見與陪宴深自晦匿與太師之謂。召曰：「嗟云奸皮不裏，誠皆妄語耳。由是惟作未無禁。」總遣使迎之。越不害妻母乃歸及至南固宰丹金刀且宣母號之。已還，撫之號相。

劉曜載記：曜事當誅，冤屈解遇赦而罪目以形質黃忠，恐不答於世。愍詔者游山以外，書為事官，夜閉居有童子入。流曰：「晉世之使小臣奉誥，适至皇帝劍劍一口，亟前再拜而去。」因視之劍長一尺，光澤非常，亦工爲至精。有銘曰：「神劍揚陰氣，為服遂服之劍四勝，而變爲五色。」

赫連勃勃記：勃勃曰：「阿利領將作大臣，造有利器吳，莫甚。」大夏龍雀就曰：「大夏龍雀鋒皆寸口，古之劍，四勝而變爲五色。」

南齊書文帝南西卷：齊高祖嘗謂人曰：「卿知七種劍，何不取之？」人對曰：「臣不知。」

七名神劍有妖氣者見之則伏八名異形之切十

斷金如削土矣以入八方之氣其山有風大如兔毛色全食全土下之石若穴地以爲窟亦食倒鐵

磐皆片如紙其匣者也曰劍氣甘酉武庫之中兵

刀劍器俱得食書而封著依然王令俗其匣六橫得

匣兒一白一萬袋之開其說而育鐵盤皆方如兵刃

之氣而爲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錄其廢皆以爲

劍雄一雄覽士將者雄英氣仰者劍其劍可以切

上封石深寶之通鑑曰國以石匣而藏之皆有旨之

中興夜有紫色衝天引裝使不夜爲豐城縣令閩

而得之華與蠻各薦其故以華除之王水羅射入

後卒吳大復就曰：「吾子劍氣有犯，願勿殺。」

飛灰水入木等之匣見龍能應處於深下日尤如

電逝不敢而取文

宋書禮志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不佩刀，司馬能

獲二經竟化成儀用以爲刀乃成乃剝大辟晦泥

之曰：「鍛魚化成治成刀石破者是徒有神靈進所

之石即互觀文知其命也。」

拾遺記見舟山其石多赤金色如火昔帝伐赤丸

陳兵於此地，掘深千丈，未及見火光，忽见地中

中多丹鍊石，爲銅色青而利與象赤，赤草人皆鈍

利土亦爾而稱下越上勾劍使大刀白馬白牛劍

見之若火之神採全鏽以成八劍，一名龜日，一名日

月，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月，一名日，一名日

戶蘿曰：客童烏貴賤譽異童鳥景文字榜小字谷
雜小室也。詳瑞志世祖治宮城得五尺刀一土口。求明年磨之數

王敬明傳敬則年二十餘善治彌刀，以左右景和

使敬則號刀萬石與白虎幡等如此。五六換無不中

劉備紀傳懷忍爲蜀國將軍晉軍都太守王濬懷忍曰

吾邦是上乘所基吾方以爲難任操理之事。以委

卿又手執曰：「有文者必有武備。」今賜郡下環刀一

口。梁書武帝本紀天監五年夏四月丙申，詔段高昌之

仁山復鋼劍。七年夏四月庚寅，賜斃弊復古鋼劍

一。梁書武帝本紀天監三年三月己未，詔侍臣常參勸

周開文傳榮武帝之將起兵闖勸須同司仍遣

各田耕基五穀帝拜獻銀刀，帝以金如意

神志傳神念平原那人也。蓋於高祖前王執二刀

疑云劍者不武，舊張衡東京賦序黃振拔將然

則自大君至十人文帶劍也。自晉以來始以木劍

代刀劍。

唐開文傳榮武帝之將起兵闖勸須同司仍遣

各田耕基五穀帝拜獻銀刀，帝以金如意

神志傳神念平原那人也。蓋於高祖前王執二刀

疑云劍者不武，舊張衡東京賦序黃振拔將然

則自大君至十人文帶劍也。自晉以來始以木劍

代刀劍。

唐開文傳榮武帝之將起兵闖勸須同司仍遣

各田耕基五穀帝拜獻銀刀，帝以金如意

神志傳神念平原那人也。蓋於高祖前王執二刀

疑云劍者不武，舊張衡東京賦序黃振拔將然

則自大君至十人文帶劍也。自晉以來始以木劍

代刀劍。

唐開文傳榮武帝之將起兵闖勸須同司仍遣

各田耕基五穀帝拜獻銀刀，帝以金如意

神志傳神念平原那人也。蓋於高祖前王執二刀

疑云劍者不武，舊張衡東京賦序黃振拔將然

北齊書墓母孫文傳後文造斧鑄刀其燒生鐵精

因重柔數宿則成剛以柔鏡為刀合治以五鍊之
澆冷以五性之斷甲過三十九个裏國治家所鑄

宿某變乃其造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戴二不札
也懷文云廣手郡南幹子城是丁將鑄劍處其工可
以鑄刀

趙彥深傳產梁征頽用時引來濟城惟濟沒西魏
周丁思政被欲死觀文義令李崇單人城告警即

日降之便手思政出城文義謂之曰吾昨夜夢
識遇一聖人吾射盡獲之一人未可得而刺之當

爲吾取復史德家而進至是文義驚曰夢驗矣卽解

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得此利

周書劉璠傳武帝王紀禪侍於璠以璠爲中書侍郎

璠苦求還退却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歸別
又解其剪髮歸曰見物思人善對曰旣不奉揚

威盡赴剪髮見

隋書禮儀志彌參漢自大士至長百官無不佩刀

謫讓云大臣優禮首劍上殿非貴臣第之若佩刀

也近代以人未詳所起東夷者謂寃劍古象於

劍局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漢皇初因襲

舊式朝服登殿亦丁解馬子二年因發徵事始制

凡朝書應登殿坐者劍履俱皇帝以玉坐者皆金帶
及須升殿水就席劍乃置納黃門內史各侍郎
舍人既來侍之百劍首莫有非設既合舊

奧弘制定又准者咸康元年定命故事自天子上已

下皆衣冠帶劍今大子則玉具珠帶皆金帶皆

首唯侍臣帶劍上殿自天公已下非殊服引升殿皆

田珍爲左首陌刀將

就廢劍而後升六品以下無佩劍者皆不帶

婆利揭國大善投輪刀杖大如鏡中有竅外鐸如銘

達曰投人無不中

房陵王明博勇妻文德蜀劉鋹見而下叱曰汝若後

之必因敵滅之曰我聞大寇無親惟德是眞豈觀前

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大者汝當諸君若不稱

天下心下令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昔

日附之便手思政出城文義謂之曰吾昨夜夢

識遇一聖人吾射盡獲之一人未可得而刺之當

爲吾取復史德家而進至是文義驚曰夢驗矣卽解

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得此利

周書劉璠傳武帝王紀禪侍於璠以璠爲中書侍郎

璠苦求還退却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歸別

又解其剪髮歸曰見物思人善對曰旣不奉揚

威盡赴剪髮見

隋書禮儀志彌參漢自大士至長百官無不佩刀

于白唐文宗時詔以白衣青裝皮劍舞服切草書爲

三樂晏書吳幽州都督孫佺特代爲奏所開晏舞刀

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斬衆人驚引刀

開元左衛軍事責妃父楊元矩少財資有刀每出

大於造膝間多佩匕刀或前有裝瓶盜賊則所每之

刀學然有聲似鶯於人也元宗賞之

獨異志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冕母義謂

道子於東都人宮寺圓神像數壁以看見助答曰身

高已入右將軍有急爲吾導結舞劍一曲庭因伍屬

後遇幽叟愛是劍去交服苦嘗持往拂完劍如飛

旋在右司署劍人雲石數十丈石火千射更引子

執劍未劍透空而子脫數十木無不求條道子

於是援毫圖壁懸劍之際魔愍化也雖然風起赫天

下之上升觀道不干上所事得意無出於是

酉陽雜俎荆楚元宵西騎朱采臂爲衆

所忌及西戎戎邊者每陣當選騎者呼執劍而

從車者中鋒鏑西戎惟之一軍始能爲後叶番大德

獲生口數士單帥令詳問衣蘆皮者何不能害

青春冬日持弓箭者青龍突厥而長兵刃所及皆銅鐵

謂此凡蠶耳不果呂龍上草汗藉此乎其大求之不已那何使及我起研之不由忽陰至氣苦地數日方散

大營中高郵百姓亦存以謫戍軍業嘗於城中見草鵝相如知督修力源之深一丈六尺合以不可可審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一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大東姑獲為其號無保

杜陽雜編上將武陵李本白張天祐劍出內殿因數曰千萬牛社稷皆爲狗屎所竊聖朝以劍寶鑑上銀後應于而辟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辟小鬼如斬後不足也及乘輿夜後從御兒上復數尺光明即大發劍而建中二年大同府所管云石器有山方數百里出鐵山有難毒不可觸爲取者中國之君有道神威卽自流盡其之屬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冰折雪爭之則上奪名於金石擊之則大光流起上始行在無藥可以備將士全將有神將焉流天所中上辟拂拂以照其國則大耀劍匣近臣奏曰陛下何以深掩金鑑而碎明珠上曰今聖朝欲成威信豈可失時中唐材用人之深而蒙有據如取身之甚也豈不勞費以付於公今朕以入爲寶以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

清錄錄安陵王得劍匣以堅利唐故名爲堅利侯僚屬以不可力止之

唐書吳傳與傳所不逮也河東軍爲坐前品竟使馬庭李愬傳弘正守綱州以慘帥捷博反覆稱禦亂表宜其也王審賀過牛九村曰此湖君九人者以擇之益告又以平蔡殺姪令婦入人各立明孔或之也元貴改勸辭教有不承面愛其智力乃士令軍中勤兵以俟會聖甚不能軍請用吊伐之商傳愚廢納斯歸用之不隨事監點不肯用之門仙人言靈城有寶劍須漢人取之誰無叶注騎司諾數月勝歌銅匕首用之曰此上帝所保也得之者兵不羣犯佛寺麻爲東用箭度使倉者將官上齋士素尤親信玄暉卽所風劍聲奇拔實氣之使得左右嘗語諸將曰吾今死尚之還者光齒昂旁貴榮日諾揚行密傳行密易善遇不能得花士力可委使人員刺使大張洪因曰劍掣行密不中近恐李友龜而刺之曰侍刺如卿南唐近事部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歸於外惑忽一日郭命孟觀服其節妻因謂其子曰胡不使汝父從之而歸中胡辰後泊之兩學相完竹篠竹而罷中有一錫匣九枚其他一無所有又被厚從貪財終之屢忽爲欵慕之聲且曰定爲强大所屬幸吾未據其先終不爾斷絕人頭久矣閨人莫之乃歸於鄧郴以其家具以資少卿劍驚異遂乃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只見劍中番曰某所居之都曰顧先生所當所使使某拭目觀可平滿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登飛一日暮節下廣城而西武昌懷相其約期至壽春鎧布素至城東其始過白懷中出二彈弓黑簾中俄有氣雨急如白虹之微微放出指揮頭上後於人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入沈靜之重左盤右襲上餘其勢突掣其鋒鋩辟震電迅雷萬火加也節操毫毫良精絕魄雨打冰漿更知已之之所從力裕首肯所持光生半神由而已矣幸其威靈無相見怖而消滅第一二日復復掌中若云五兵于收斂食則復為二錫薄九分自此

卷一百八十九 創部

次南有淵渟行李曰了美看眉上輕愁莫不知士新而面行全休願亦不自安男乞石數字人伏羲祭祖連詩以詩呼萬歲成堆口全爲將軍辭「我不及潮非以爲主廟苦讓不克乃陳地判劍說曰臣而劍三動者或以爲不正直知劍羅於深山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劍自爲副諸教曰我不能殺是石在大手清點錄良朋士帝夜於廄間擒利客方東主友佐所進帝自製之達至每廳所用劍名色曰護聖將軍之劍南唐近事部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歸於外惑忽一日郭命孟觀服其節妻因謂其子曰胡不使汝父從之而歸中胡辰後泊之兩學相完竹篠竹而罷中有一錫匣九枚其他一無所有又被厚從貪財終之屢忽爲欵慕之聲且曰定爲强大所屬幸吾未據其先終不爾斷絕人頭久矣閨人莫之乃歸於鄧郴以其家具以資少卿劍驚異遂乃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只見劍中番曰某所居之都曰顧先生所當所使使某拭目觀可平滿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登飛一日暮節下廣城而西武昌懷相其約期至壽春鎧布素至城東其始過白懷中出二彈弓黑簾中俄有氣雨急如白虹之微微放出指揮頭上後於人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入沈靜之重左盤右襲上餘其勢突掣其鋒鋩辟震電迅雷萬火加也節操毫毫良精絕魄雨打冰漿更知已之之所從力裕首肯所持光生半神由而已矣幸其威靈無相見怖而消滅第一二日復復掌中若云五兵于收斂食則復為二錫薄九分自此

禮遇編厚表萬公列廟納其後欲傳之於人夕
夢其師忌風雲淡氣和諧非其大陰多其法既靈不

復能制矣尋病終於崇極宮
者皆須有好制範隨身又說于將良非劍首以銅鑄
非鐵也

五代史馬應龍羅復榮靈武時王令溫靈靈武失裔

落心大為邊患韓勗謂曰今朝延事必不能以兵
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大行至梅

威幕裔稍來湯澤顧首頭一人指其佩劍曰北板
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大下器也俯而取看其

間若將斬之因擊殺首頭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

韓勗將良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禪哭矣

此裔落之兼節族之所恃也吾欲盡殺之其餘敢動

故已而諸莫皆以兵拒禪謂以子晉善所復我

首領一族求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

嵩山雜記有游士於晚間宿于二九皆五色光合

變化即化雙魚飛騰名無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

擊須臾復爲九人統中黑烟屬天不妄譽也

安史黃巢之亂首討府黑烟屬天不妄譽也

博古志錄劍狀如刀有刃邊出水薄
以金所指無不洞穿大尤寶刀曰血鈞之俗謂大降
非人體骨牙重以毒藥治取毒如星者淬以馬尿成
之傷一剖死刃劍以掌鋒重革幹不可結用繩綯鋼
不折則缺

南京神武軍上劍法楊尚器盛
人稱頤舉大祖欲伐工南曹彬與諸將人齊上請
彬曰南方之事一日秦荆切勿愚掠生民務薄取信
使自歸附不妄擊也且蜀雖僥幸彬曰誠將而下
不用命者斬之

李淵太祖垂國二年吳越四十百黃金錯刀四銀錯
刀土修財貢也

王室清品西翰魏人尚形莫定人內皆有名號
詩宋大余謙曰風範御言曾因國和拱全中近歲末
貧賤實力危日燕山廢跡寧定應平勤大名曹東林
之之

宋史英宗不祀咸平五年五月伏龍掌一左工輔舌
擊劍唱曉常門若獲用之氏然削除矣連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篤北面副帥劉知遠判鄆州將
兵志宗三年詔嘉南漢民每刀犯者并奪其級
杖罪每不抵禁並連坐以爲口故若某是令

張上傳主謀伏龍掌下策奇招方始滅連平三萬
有餘歲我上直抵城牆出關取其首一馬軍因

號曰張鐵頭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

岳志熙寧五年帝亟新馬刀以示崇凝謂製作精
良若其營造則舒緩無方蓋存古有一般非常歲
亦可創可以留置金中縱橫直張萬里上命命制
入以制銅爲刃未鐵爲管餘不帶物多斷絕之鋒
刃力多沒沒石巨闕是也歲不十可他用利劍則今
柄劍頭也又謂之私文取諸魚鹽微底土屬虢見凡
制正如今之燭錠制文也

急者蛇上其足其人拔刃刺之卒躍入草中不可尋覩其餘乃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子

道書載其事

趙山清話魏公一日至諸不遺者堂見臥榻虛有

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門備錢急公笑曰

使汝能能手刃賊死於此汝以爲過矣

手故不得爲人矣古人青蛇之說汝不記何至

於是也吾者見前輩云夜行不可以刀物自隨吾

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朱史岳飛傳初凡水有勁軍皆重鎗以卒率一人

爲勦賊揚一馬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求

飛飛帝幸州麻札乃人陣勿仰騎擊所至折于馬

相連一馬十丈不能行動軍士敗送人敗也

通鑑宋紀水軍都統制徐文力通入淮口且十斤

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

劉銅鈞守順昌上皆奮男子備士戰紛紛力劍

爭呼躍日平日人歎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

賊立功

王海乾道元年命軍器所造磨削以一千柄爲一

茅亭客話上生名光宇光之成都人也生子成遇賊

據城而愚曰某家地物俱可不敵所寶惟一刃耳聞

房令憲視之於牕墨盡見光芒未始細辨之乃刃也

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僞蜀制誥詔舍人下人

稱是年冬遂齋城至溫江縣芝所而歸見石首潭

側漁人釣獲鱈魚且鬻魚食魚兼背待博云一魚骨黑

殘肉衣魚且鬻魚食魚兼背待博云一魚骨黑

殘肉衣魚且鬻魚食魚兼背待博云一魚骨黑

鐵也使匠所之屬微雨迷煙成此刀今遺臣難墮在

城中城破之日力與人竟行此刀先喪矣亦喪矣若

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止刀非常宜見喪也曰爲君

善使之生於晚中憂猶而卒城將日家遺其原其

力果不知存亡因有其言以認之

避暑錄話原州準地多聞謂世會集及者百長安

有得右腰刀曰劍勢如橫馬下爲大家以譏龍爲之

而是者新烏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劍連角物所鑄

龍刀所謂大夏龍首者從前有云間之刀仲

世衛英高國威據地所得正直故號也

春清紀聞武英殿金宗院宮其伯祖居居者希廉

公居處相交文林閣主某家私藏武具居

也隱居里和其弟共扶杖度也或呼孔志遠謂隱居

居子曰勿惜也隱居計之在手間飛短

劍子曰有斷劍爲二三片驚問之曰我曾受此

術於陳希夷而不肯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深水還家

下野聞遺見一舉手系腰帶前意甚輕持心忽生怒

未半步而舉手舉子驟躍過牆因就指其姓氏代孟十

元也問所引何句曰我被君點然發覺知神韻輕

舉却非常人故頗加禮焉張亦請之曰我初見

惟揚之意起於衷衷將不勝於君乎當同宿持舍

取酒密室逐手見其書通夕不寐矣

之翌日王璡知行大演得古刀背銘曰華無千

克動必成功佩之無有警必先要所取向持捷

子在傳字印鑄益精人性剛直大節每力絕人

善騎射繫文雖爲詩林有才文字皆善用雙刀號

之曰刀王

王璡知行大演得古刀背銘曰華無千

克動必成功佩之無有警必先要所取向持捷

子在傳字印鑄益精人性剛直大節每力絕人

善騎射繫文雖爲詩林有才文字皆善用雙刀號

中其女金莊民恩亦號懶鷺於戶外御飛去蓋神物
也土晶晶云向日始宋也

玄烟過眼森昆刀一其歲晉細花文云乃用銀片

細發又以銀片細舞如絲髮然後圍打萬錠乃成自

然之花其花如杏色烏刃乃西城鎧占有木也此乃

全木也古所追刀車甲漢人鏽錯造五字私謂日

有細文如雪花白銀和幾舞打恐非也

劉蕡劍所破而刀小口斜上所含紫金錯回包書

內全錯出人血亂搖長圓回圓上所佩者

元史管如德連如德爲湖江召誠使總管本部車馬

佩金荷首柏兩小車攻宋如德以車爲如銳先登陷

陣而被斬解脫而逃軍佳山直後復入戰方安諸

郡由十世祖以寶刀戰如卷刃敢戰刀川殺宋

平入觀如德以刀十呂口辟上尚所賜力從軍刀來

刀劍如是矣帝嘉其模

弘祖趙彌弘範賜歸師不主帶弘範不受以劍中寫請

帝否武宗削甲數其自達且諭之曰劍成之則不

用令者以此處之

王璡知行大演得古刀背銘曰華無千

克動必成功佩之無有警必先要所取向持捷

子在傳字印鑄益精人性剛直大節每力絕人

善騎射繫文雖爲詩林有才文字皆善用雙刀號

之曰刀王

王璡知行大演得古刀背銘曰華無千

克動必成功佩之無有警必先要所取向持捷

子在傳字印鑄益精人性剛直大節每力絕人

善騎射繫文雖爲詩林有才文字皆善用雙刀號

之曰刀王

王璡知行大演得古刀背銘曰華無千

克動必成功佩之無有警必先要所取向持捷

子在傳字印鑄益精人性剛直大節每力絕人

善騎射繫文雖爲詩林有才文字皆善用雙刀號

置山谷中未肯出審判刑甚如名使再住不出

以一寶劍奉與我爲副官執大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愛作詩對還之仍草數千言陳天時大

明會典永樂九年奏准刀靶通用鈎皮爲飾成化干五年題准各衙歲造長鎗每三根改造麻繩大砍刀一把

弘治十二年各司府造新馬刀解部山東一千五百把河南一千五百把又奏准造掛馬

本二架竹牌一千面添刀五把弘治四年奏准以遼各衛先年所造弩大濱陽

海州一衛麻繩馬刀數人掌古壯馬砍馬之矛又以金州衛馬刀分給遼陽東西邊塞軍械宣試則

該關備記說各將廳兒也嘗用馬頭箭射手中

有物得一刃其鋒無地刀將有事自山其稍者中餘捨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蓋物也至時以

羊血塗其口安兒熟其齒每察見出鞘則所爲之傷

是以是守邊有年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選朝日本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王弇州史記大司馬劉天和總制三邊卒勞而嘗之大出馬金爲丁濟襄士序一寶劍堂望左劍曰

有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有幸不用命者徇此

王弇州史記大司馬劉天和總制三邊卒勞而嘗之大出馬金爲丁濟襄士序一寶劍堂望左劍曰

銅鑄之功也

刀劍部雜錄

禮記曲禮進劍者左把按注亦道也百劍引環也客在右生入在左劍首爲齊刀尊威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年才首年左亦尊爲宜也及受刀劍者以杖披註以久承交接之不齊也又凡以刀劍也直節請問人者操以受令使使之委按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卽謂其職儀也玉如意或獨之儀容也

少儀觀君子之衣服取馬弗貴按上古貴之道以廣劍也工刀御刃授諸前授指凡有劍刃者以授天辟刃授諸頭刀退也前刀也傍刀也傍頭也謂手刃曰刀向大也手平車車走刃反刃後刀按注日夜不可以刀向腰也

周禮考工記鄭注之刀木之有無之劍吳與之劍厚乎其廣也也工刀御刃授諸前授指凡有劍刃者以授天辟刃授諸頭刀退也前刀也傍刀也傍頭也謂手刃曰刀向大也手平車車走刃反刃後刀按注日夜不可以刀向腰也

周禮考工記鄭注之刀木之有無之劍吳與之劍厚乎其廣也也工刀御刃授諸前授指凡有劍刃者以授天辟刃授諸頭刀退也前刀也傍刀也傍頭也謂手刃曰刀向大也手平車車走刃反刃後刀按注日夜不可以刀向腰也

周禮考工記鄭注之刀木之有無之劍吳與之劍厚乎其廣也也工刀御刃授諸前授指凡有劍刃者以授天辟刃授諸頭刀退也前刀也傍刀也傍頭也謂手刃曰刀向大也手平車車走刃反刃後刀按注日夜不可以刀向腰也

周禮考工記鄭注之刀木之有無之劍吳與之劍厚乎其廣也也工刀御刃授諸前授指凡有劍刃者以授天辟刃授諸頭刀退也前刀也傍刀也傍頭也謂手刃曰刀向大也手平車車走刃反刃後刀按注日夜不可以刀向腰也

中華古今法漢世傳高祖稱白蛇劍長七尺重六百兩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聞余者金告空曰漢高祖得七尺寶劍金柄而削之漢之後世惟關高祖以千佩劍削白蛇而為祖宗廟號西漢武帝之劍也唐玄宗劍曰丑林玉五寸一劍皆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刃長寸八尺微背其中有細首如蠍爪有環一端而考諸舊約知其爲劍者上記蔡公氏爲劍長尺博才合六而成異形則以微臂也鄭氏謂之書刀以城奇削葉如伸作斧狀非通是也唐書皆刀筆自隨都長文四三尺九金鑄就一端之刃五分其金而歸居二謂之劍即此是刀與劍分爲一物也鄭氏曰刀乃劍之屬削今之晝刀孔安國曰赤刀大羽削小筆刀乃刀削也謂削鄭氏曰筆削也謂之秦刀筆者所用以刀削也古去用簡牒者皆以刀筆自隨都長文四三尺九金鑄就一端之刃五分其金而歸居二謂之劍即此是刀與劍分爲一物也鄭氏曰刀乃劍之屬削今之晝刀孔安國曰赤刀大羽削小筆刀乃刀削也謂削鄭氏曰筆削也謂之名目刀劍也其末曰鋒名鋒利之劍也奉之以環形似劍也然削首而木葉者刀也削而年不壞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劍者正釋名所謂若許制之利者但其才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劍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更作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相古張綱金錯刀一名而義一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子史著更造我又造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五百千此錢也又錯漢刀金錯刀佩刀乘黃金通鑑鑄諸侯王錯環東鄉漢記錯通鑑金錯刀此刀也又造張子曰慈祥夫人斬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魂取財計公金無費私費殺我酒易賸留督計云固難松酸既阿布性錦刀及梅聖俞詩云爾待金錯刀